

古代科考状元的“幸福指数”高吗? (上)

◆ 李夏恩

平庸十之八九

以朝代来观察,唐朝历史上的146位状元中,被后世牢记的只有李昂、王维、柳公权三位文豪。宋朝更以“文学兴盛”著称,不少名臣文豪都出身科举,但细数118位状元,名留后世的只有吕蒙正、黄裳、吴潜、文天祥等数人而已。赫赫有名的唐宋八大家,无一人是状元,而唐宋两代近300名状元中,多数事迹平平,似乎科考已然耗尽了他们的才华,以至于状元反而成了他们一生中最闪耀的一点,旋即就化为流星,被历史的大气层燃尽。

或许用文学成就来苛求古代状元们有点“本末倒置”,毕竟参加科考是为了“学而优则仕”,可当他们踏入官场后,也不会因其状元身份而轻松得志。明代以名臣辈出著称于世,但有明一代90位状元中,诞生的名臣屈指数来,只有商辂、顾鼎臣、杨慎、焦竑、文震孟等几位。清代的114名状元中,官至一品的达20人之多,但如果细数,声名赫赫的只有于敏中、毕沅、王杰、翁同龢、孙家鼐、陆润庠和张謇,尤其张謇更是绝意仕途,走上实业救国之路,状元不过是其传奇人生中的一道光环罢了。对那些真正有才干的人来说,状元身份并不重要。

事实上,尽管状元中确实涌现出一些不世之材或名臣贤相,但如果真的计算百分比的话,这些佼佼者中有案可查的591位状元里面仅占4%不到。大多数状元的事迹难以与他们同科进士中的文豪名臣相提并论,像唐开耀二年(682年)状元许且在史书上几乎没有留下痕迹,可与他同年进士的陈子昂却是初唐四

杰之一。唐贞元八年(792年),贾棱状元及第,此后却默默无闻,倒是他的同科进士韩愈却“文起八代之衰,道济天下之溺”。这一切都足以证明,一个人能否出人头地,与考试名次毫不相关。

短暂的“荣耀人生”

即使仔细考察那些状元中的佼佼者,也会发现他们后来的命运跟科考名次并无太多正面联系。踏入仕途之后的风风雨雨,从不是从当上状元那一刻就注定的。

明代首辅周延儒的结局就是一个例证。这位万历四十一年(1613年)的状元入职以后一路擢升,1629年,他获得崇祯皇帝赏识,升任礼部尚书兼东阁大学士,次年出任首辅,有明一代,没有哪位状元得到过如此恩宠。但接下来,他就一直走下坡路了,先是被奸臣温体仁排挤,仅任首辅四个月就被迫告老还乡。倘使他能自甘林泉,倒也能善终,但他偏偏不甘退隐,1641年,这位热衷政治运动的前科状元在同党暗通关节之

下,再次被崇祯皇帝起用为首辅。

此时明朝已是大厦将倾,贪恋权位的周延儒居然用谎言来掩盖统治危机,靠一个个不存在的捷报去哄骗皇帝。结果,他的“荣耀人生”只持续了几个月后到头了,有人上疏揭发真相,怒不可遏的皇帝下诏将周延儒赐死,籍没其家产。

比起周延儒,清朝的“状元名臣”于敏中则在死后遭遇了清算。作为乾隆朝的重臣,于敏中死后曾获谥号“文襄”,并入祀贤良祠。但他生前行为不端,私下招权揽贿,结果死后被人揭发,朝廷查出于敏中遗产折合白银两百余万两,紧接着又发生了于敏中的门生王亶望贪污巨额公款,令乾隆皇帝心存芥蒂。对于敏中的最后一击是在他去世12年之后,乾隆偶然读到《明史·严嵩传》,忽然想起于敏中贪赃一事,下令对其进行死后清算,取消其所有恩荣,牌位撤出贤良祠。因为于敏中死后遭受的清算过于苛刻,以至于民间传说于敏中是被皇帝逼死的。

于敏中之后的一位“状元名臣”

——毕沅,也以不得善终载入史册。毕沅以善待士人、刊刻书籍闻名,史载毕沅“性畏懦,无远略”,当白莲教起义爆发后,他千方百计“不以实告”,他的死亡也不乏诡异之处。在镇压起义军期间,毕沅因紧张过度,“寻报疾作,手足不仁”,这可能是中风症状,但似乎并无性命之虞,但在服用乾隆皇帝所赐的“活络丸”后,“旋卒”。嘉庆皇帝亲政后,对毕沅家族更是进行了大规模清算,抄没家产,削夺荣典,与当年父皇清算于敏中如出一辙。

状元中的“异类”

在古代,承平岁月里的状元往往是朝廷文明昌盛的必要陪衬,他们可以庸庸碌碌,作为“人畜无害”的奢华装饰品让人仰慕,但有些状元的身份不仅没给本人带来荣耀,反而因其不齿言行而落得骂名。

唐文宗开成二年(837年),裴思谦凭借自己与把持朝政的大宦官仇士良的亲密关系,硬逼着主考官高锿将状元给了他。成为中国状元历



■ 状元及第图

史上最遗臭万年的例子。

唐昭宗光化二年(899年),状元卢文焕“颇以宴酗为急务”,但同年们缺钱,份子凑不齐。卢文焕就骗大家到一处名胜宴游,结账时直接让人牵走同年的驴,同桌的另一位进士柳璨对此提出异议,卢文焕竟然引用《尚书》中“药不瞑眩,厥疾弗瘳”来嘲讽柳璨,意思是药不吃到迷迷糊糊的程度,穷病是治不好的。后来柳璨拜相,而卢文焕却一直职位低微,“忧戚日加”,每次见到卢文焕,柳璨就会引用他当年那句“药不瞑眩,厥疾弗瘳”来戏弄他。卢文焕的下场,在史书上没有记载,但想必也比嘲笑他的柳璨要好一些。柳璨后来投靠朱全忠,策划了屠杀世家大族的“白马驿之祸”,最后又被朱全忠处死,临刑时,柳璨大叫“负国贼柳璨,死宜矣!”而此时卢文焕应该还活着,并且因为只是个小官,所以苟全性命于乱世。而宋徽宗政和二年(1112年)的状元莫俦,则在北宋灭亡,徽钦二帝被金兵北掳后,居然带领金国使臣检视京城府库,往返奔走,积极为金人传旨立张邦昌为帝,被京朝百姓怒斥为“捷疾鬼”。

如此恶名,也随着这些人的状元名号一起让后人齿。但相比起来,更多的状元是在历史上留下一笔的无为无名之人。他们由状元起身,然后在官场中成为封建官僚机器上的一个零件,在他们的履历表上,是不会特别注上他曾经是一名状元的。封建帝王所关注的,从来是他的为官政绩而非他的出身。那方悬挂在故乡老宅里的“状元及第”的匾额,也会随着时间的流逝而被遗忘,它只代表过去的荣耀,却远不能决定未来的命运。

人家的姑娘有花戴

甜莲子

4.许嫣然的家

根据许嫣然留给我的地址——淮海西路某弄某号,我自然而然地认为她的家位于本市的高尚地段。淮海路不就是四九年前的霞飞路,曾属法租界,沪上俗称的“上只角”吗?尽管几十年过去了,那里依然是一片远离闹市绿树成荫的洋楼花园,住着众多政要名流。我有个同学就住在那一块儿。有一次我去找她玩,正好遇上家里的老人精神好谈兴浓,信手拈来左邻右舍的故事,全都是活色生香的老上海金枝玉叶的故事,听得我津津有味,不舍得回家。

我沿着淮海路往西一路摸索,眼前的景色越来越荒凉败落,明显离“上只角”越来越远,倒是有一点闹北南市地带的棚户区风格,我不禁疑惑起来。待我走到一堆低矮杂乱的平房,眼前赫然是污水四溢的公用厕所和简陋的公用水龙头排水槽,身旁走过几个不三不四的人冲我吹口哨,我心头发颤,有点害怕起来。

我正犹豫着要不要继续找下去,忽然听见有人大声叫我的名字:“何莞如,我等你好久了!”回头一瞧,许嫣然不知从哪儿笑容满面地迎上来,亲热地拉着我的手进了她家。那是一间简陋的小黑屋子,有一扇临窗面的小窗,挂着洗得发白的窗帘,两张床和桌椅几乎占据了所有空间,但是没有一处不是整整齐齐干干净净的。墙角有一架漂亮的上海百乐手风琴,虽然罩在一块旧毛巾下面,还是挺抢眼。

我一进屋就看见一个长得很漂亮的大姐姐坐在床边聚精会神地看电视。那是一台九英寸的黑白电视机,画面上是电影《孤星血泪》的开头。大姐姐见我进屋,扭头看了我一眼,没有言语,继续看电影。许嫣然一边给我倒水,一边介绍说那是她姐姐,“文革”时期出生,那时候医院里乱,姐姐一出生就被不慎摔在地上,摔坏了小脑,成了残废。现在街道里安排她在里弄生产组糊纸盒赚钱。许嫣然用如此平淡的语气三言两语地带过了姐姐的悲惨人生,我的心七上八下,尴尬地站在两姐妹



面前,不知道该说什么好。

许嫣然扑哧一笑,拉我坐下。“又是《孤星血泪》,电视台老是在假期放这部老电影,我都看了十遍了。”我盯着电视机没话找话。“我也是,台词都背熟了。”许嫣然假装抹开手里一副扑克,压低嗓子,一脸沧桑地说:“谁来和我玩一个游戏,它的名字叫作破碎的心!”瞬间又变脸化身为冷酷美艳的爱斯黛拉小姐,冲我暗送秋波,深情地呼唤:“Pip, 我爱你!”“你这个不要脸的小臭娘子!”我瓮声瓮气地学男声:“是报仇的时候了,我一直记着你当年打我的那一巴掌!”

那五个月在剧组的日子顿时回到了眼前,我们两个又像以往在一起的时候一般疯疯癫癫又唱又跳的,唱完邓丽君唱王菲,唱到 CoCo 李玟的歌时更是旁若无人地纵情热舞。后来,许嫣然还有模有样地拉了一段手风琴给我听,说是小时候跟她爸学的。自始至终,许嫣然的姐姐好像根本没听见,也不在乎我们两个的放肆,偶尔扭头,微笑着对我们行个注目礼。

午饭时间到了,许嫣然说她请客,带我去街道里的食堂打饭。我从来没在什么街道食堂吃过饭,非常好奇,跟着许嫣然来到一个大食堂。那儿和我们中学的食堂差不多,玻璃柜台后面摆着一些青菜豆腐番茄炒蛋之类的家常菜。可能是方才玩闹饿极了,每个菜肴都比我们学校食堂的菜诱人。许嫣然遵循我的建议点了一荤一素加一个汤,仔细装进事先准备好的饭盒内,挽着我的手往回走。

快到食堂门口,一个黑黝黝的瘦个子男生堵住我们的去路,一身的流气,一脸的坏笑:“这个好看的小妹妹是谁?许嫣然,给哥哥介绍一下新朋友,我带你们去看电影、吃西点。”

我心知遇上这一片的小流氓了。平时我遇见这种人,一般除了躲就是跑。我马上闪到许嫣然身后,四下寻退路。不料许嫣然毫无怯意,也不慌张,柳眉倒竖,挺起胸膛,一边破口大骂“小赤佬滚开”,一边挽着我的胳膊大摇大摆地扬长而去。

回到小黑屋吃饭的时候,我对许嫣然竖起大拇指表示我的佩服:“以前碰上这种人,我灰溜溜地逃窜,好像自己是个坏人。今天,我和你在一起,觉得自己成了一个勇敢的女英雄,感觉真好!”她略带娇羞地嫣然一笑,算是接受我的赞美。

13.初登书坛

蒋月泉说:迪歇辰光(那个时候)每包香烟盒子总有一张香烟牌子,牌子里有一张画,画着《封神榜》《三国志》或者《水浒》里一百零八将。吸香烟可以搜集牌子,集满一百零八将,可以换一只金戒指。但(他)想着一句闲话就写在上面。轧(这)种闲话勿是一般闲话,是“精益求精玉”,代表交关(很多)意思,优美、风趣、艺术性强!但(他)一只手拿香烟牌子,用中指和食指一夹,朝肩后一笃(丢)——但(他)床底下塞一只炭箕子,半只露在外头,用勿着转身,就笃(丢)进去了。但(他)一经直梗(这样)想闲话,但(他)轧格(这个)语言特别好。我拜但(他)先生时,香烟牌子总有半炭箕子了。后来师母看我在好,会拍侬(我)先生格马屁,我啥格都做呀,到老虎灶泡开水,卖力啊!先生要吃果蔬,我从大华书场一直要奔到先施公司,都要去呀!师母过意不去,就叫我小名:“根生呀,侬(我们)要搬场哉,迪点(这些)香烟牌子拿去吧。”我晓得全是好货,轧格末事(这个东西)还了得啊!我要去拿,先生讲闲话了:“啊呀,小因娘,你……就这样,摆勒浪(放在那儿)……”但(他)有格(个)侬子(儿子),侬子小勒嗨(还小),搭(同)先生一样,长得蛮漂亮。我坐勒浪(着),但(他)要牵仔了)我格袖子管,搭(与)我盘(玩),好白相(讨人喜欢)。侬(我)先生总想将来给但(他)学说书,结果香烟牌子赠给我呀。

侬(我)先生好静,我坐勒浪(着)看脚本又不敢动格,辰光长哉,一只手五个手指头就在桌子柜档上“得勒勒勒”练习弹琵琶。我自己又吃不(没有)感觉,侬(我)先生听得吃不消了,就从床上起来,拿裤子往裤腰上一折一塞,走到窗前,推开窗子,还要伸出头去,侧着耳朵听——我又不得得啥事体:“阿因娘,啥人家(谁家)在做道场?道士格(这)面彩鼓敲得圆勒哩!”吓得我连手指都不敢动了。

这就是侬先生的阴嘿!这种阴嘿用勒浪(放在)人物身上就会想出各种细节来。

蒋月泉在张云亭家中抄书久了,先生也留他吃饭,但他“识相”,从来都客气地告辞回

去。因为张云亭说书讲究,吃饭也讲究:他吃的饭,师母从来不用煤球炉,而是用小小的洋油炉烧,据说是火头小,米水蒸气不会外溢,烧出来的饭既香又不烂。但处于发育阶段的蒋月泉,饭量大,这小锅米饭怎禁得起他三口两口扒完呢;所以他总是找借口告辞。蒋月泉年轻轻就会看“山色”,轧苗头了;无怪乎后来进了评弹团大家开玩笑地给了他“人精”的雅号。

跟先生半年,一天,张云亭对蒋月泉说,明天,“你穿得登样(时髦))点,跟我去城隍庙‘群玉楼’!”蒋月泉只有一套绸的短衫裤子,脏了拿回家洗,然后吹干、折好,放在席子下面,像烫平一样;袜子也只有一双。次日,他穿戴好,跟随先生出发,张云亭坐黄包车在前头,蒋月泉在后面要“出轘头”奔,而且耍跑到先生前头,至少先生刚上台就要赶到。

这年冬天举行会书,张云亭单档送客,分量很重。前一档是范玉山(范雪君的父亲),他下来应该是张云亭上,却找下到他。

张云亭经常这样“放生”的,甚至连代书都不喊。范玉山要下场了,说张先生怎么还不来?再不来我要下去了。书场老板娘急死了,见蒋月泉坐在票台旁边听书,就同他商量说,“小先生,请你上一上。”蒋月泉慌了:“哪能来山(怎么行)?我一点思想准备也既不(没有),我还在抄书呢。”“小先生,帮帮忙!我急煞了!”无奈之下,蒋月泉只得硬着头皮上台。

第一次上台,行话叫“破口”。蒋月泉就是这样“破口”的。他不知道先生是故意“放生”,还是有意安排;下管怎样,这逼一逼,使他迈出了第一步。蒋月泉说了回《云房产子》,在台上直喊直叫,白沫齁槽,唱也不成调。说完书下来,喉咙闪音,到夜里连声音也没有了。几天后,他嗓子好转,张云亭先生就与他拼档,说书了。

第一天上台就在雅庐书场。

“侬(我)根生上台说书哉!”蒋仲英、三官爷叔带领全家老少都来书场听书,姑妈宋蒋氏也带了女儿前来捧场,亲亲眷眷都把这次演出当作一桩大事!

皓月涌泉

唐燕能

